



曲園叢書

14
484
25



484  
25

詁經精舍自課文一

第一樓叢書之八

德清俞樾

周易履霜鄭讀履為禮解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釋文曰履鄭讀履為禮夫履霜之  
文明白易解讀履為禮于義何居學者疑焉不知此正  
古經師之遺言聖人作易之法在是後人讀易之法亦  
在是不可不察也禮記郊特牲篇曰禮由陰作者也白  
虎通禮樂篇曰禮者陰也又曰禮法陰也是禮之屬陰  
古義如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曰陰氣勝則凝為霜雪  
詩蒹葭篇白露為霜毛傳曰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



成是霜與露本爲一物陽氣盛則流而爲露陰氣盛則凝而爲霜象傳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明以陰字釋履字疑字釋霜字然履無陰義必破爲禮然後有陰義經不曰禮霜而曰履霜者禮霜不辭必借履字而後成辭也故以辭言之則履是本字以義言之則禮是本字鄭君讀履爲禮所以釋其義也愚嘗謂喪羊于易喪牛于易兩易字於文爲彊易之易於義爲變易之易其君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兩袂字於文爲衣袂之袂於義爲說卦傳震爲決躁兌爲附決之決詳見羣經平議而於鄭君讀履爲禮猶未得其故今深思而得之故特箸其

說得此說而推之學易之法思過半矣

尙書又曰解

古之箸書者博採異文附之簡策如管子法法篇之一曰大匡篇之或曰皆是爲管氏之學者傳聞不同而並記之也韓非子一書如此者尤多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莫眾而迷事又載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外儲說左篇引孟獻伯相魯事又載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斯亦古人網羅放失之盛心乎尙書每有又曰之文竊謂亦當以是解之今備列於左

康誥篇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此古  
本也蓋謂非汝封手自刑人手自殺人然刑人殺人無  
非汝封爲政不可以不慎也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此存異文也蓋一本作非汝封劓刑人無或劓刑人非  
汝封故附載之以存異文其文略而不具蓋使讀者以  
意會之而自得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古本也又曰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  
事罰蔽殷彝此存異文也古本止王曰外事至殷罰有  
倫十五字別本於王曰上多要囚至要囚十五字而汝

陳時臬事罰蔽殷彝亦與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字句不同故並錄之以存其異

多士篇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此亦存異文也  
上文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此蓋古本如是而別本於王曰下止  
作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八字詳略不同故附錄之其文  
雖有詳略而意則無殊時予乃或言卽予惟時命有申  
也或有也見趙岐孟子注時予乃或言者時予乃有言  
也予惟時命有申者予惟是有申命也兩句之義一也

爾攸居卽亦惟爾多士攸服兩句之義亦一也

君奭篇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古本也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此存異文也文有詳略故並存之天不可信卽天難諶也我道惟甯王德延卽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也迪與道古字通用益稷篇各迪有功迪朕德史記夏本紀迪並作道延與施義亦相通淮南子脩務篇名施後世高注曰施延也

多方篇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此古本也又曰時惟爾勿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此存異文也兩文不同而意則無殊一勸之一警之也

惟君奭篇又曰無能往來不得其解嘗疑又曰二字乃及旦二字之誤當連上文讀之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及旦歷舉文王之臣而已亦與焉言其實也無能往來詞之謙也漢書朱雲傳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然則無能往來自是周公自謙之詞今及旦二字誤作又曰則此四字遂不可解上文歷舉文王之賢臣豈宜以此貶之乎下

文茲迪彝教文王棐德降于國人亦承此而言鄭注曰  
棐小也周公自謙故言以文王小德降于國人而已不  
然文王之德何以言小豈代文王爲謙詞乎上文在今  
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云及  
且猶云在今予小子且也無能往來猶云非克有正也  
茲迪彝教文王棐德降于國人猶云迪惟前人光施于  
我冲子也以上文相證益知又曰二字是及且二字之  
誤矣

納于大麓解

大麓以地言古今文無異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史記

所載古文說也五帝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  
雨舜行不迷又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是古文  
家大麓以地言也尙書大傳今文說也唐傳曰堯推舜  
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  
以昭華之玉夫曰大麓之野是今文家大麓亦以地言  
也惟古今文之說不同古文家以納于大麓爲實事今  
文家則不然其字爲林麓之麓其義爲領錄之錄堯屬  
諸侯于舜必于大麓之野者取義于領錄也鄭康成兼  
通古今之學故以古文說古文以今文說今文皆能不  
背其說注書序曰入麓伐木此以古文說古文也注大

傳曰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此以今文說今文也其字則麓其義則錄故旣曰山足曰麓又曰麓者錄也明所以稱大麓者取義於大錄也此在說書者自有此例文十八年左傳杜注曰闢四門達四窻以賓禮眾賢四窻卽四聰也釋名曰窻聰也四門四目聲義俱隔故兩言之四窻四聰聲義俱通故一言之然則大麓之爲大錄猶四窻之爲四聰矣他經亦有此例詩南陔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南陔之陔本以地言而其義則爲戒儀禮鄉飲酒禮鄭注曰陔

之言戒也陔戒亦聲近義通然曰南戒則不詞矣故其義爲戒而其字爲陔也左傳葬鮮者自西門蓋以西有鮮音取鮮落之義毀中軍於施氏蓋以施有弛音取弛毀之義古人依聲託義往往如此大麓之解雖以古文爲正而今文家說亦必有所受之管子大匡篇曰臣祿齊國之政祿乃錄之段字卽領錄之義疑大錄之說春秋時已有之矣古文義顯今文義晦故爲證成之辰在子卯謂之疾日解

子卯之忌在漢世已有異說檀弓正義引鄭司農注以爲五行子卯相刑此是古義後之學者以此爲術家之

言屏而不用檀弓釋文引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鄭康成何休杜預皆循用其說今按漢書律麻志引武成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則紂以甲子亡書有明證而桀以乙卯亡則於古無徵賈孔之疏皆據商頌昆吾夏桀一語謂桀與昆吾同日亡而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萇宏曰是昆吾稔之日也遂謂桀亦以乙卯亡然則萇宏何不言桀稔而言昆吾稔乎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高誘注曰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近孔氏廣森據此謂桀以戊子

亡其說良是乙卯至戊子三十三日昆吾以乙卯亡桀以戊子亡相距不久故商頌連言之曰昆吾夏桀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是伐昆吾伐桀兩事正相連而要不得并爲一日也今定乙卯爲昆吾亡日以左傳爲證戊子爲桀亡日以呂覽爲證則當日用兵次第可見與商頌殷本紀無一不合且皆先秦古書足可依據帝王世紀及列女傳諸書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皆非其實矣桀亡日既非乙卯則子卯之忌自不因桀紂司農舊注殆不可易庶姓別於上解



禮記大傳篇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按庶姓有對  
同異姓言者周官司儀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鄭注曰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也隱十一年左傳薛  
庶姓也杜注曰庶姓非周之同姓蓋對同姓言則庶姓  
卽異姓就異姓中別而言之則又以異姓之無親者爲  
庶姓也庶姓有對姓言者此文庶姓別於上其下云繫  
之以姓而弗別所謂庶姓者氏族也與周官左傳所稱  
庶姓迥殊鄭注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又云姓正姓  
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疏云周家五世以後庶  
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其於庶姓之說得

之矣惟推尋文義尙有未安者鄭云元孫之子姓別於  
高祖若然則是別於下而非別於上矣今按庶姓別於  
下從六世言之也如公子以別子而爲祖其弟二世父  
子也弟三世乃得以王父字爲氏至弟六世則庶姓自  
其曾祖而已別矣故曰庶姓別於上

大學命也過也解

禮記大學篇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賢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節先字愚嘗疑是近字  
之誤先篆文作𠄎近古文作𠄎兩形相似而誤說詳羣  
經平議命字鄭讀爲慢然命慢非同部字未合假借之

例今按仍當讀如本字凡人臣得賢君而事之與不得賢君而事之皆命也人君得賢臣而用之與不得賢臣而用之亦命也此章說平天下事則命字應就人君言魏李康運命論曰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元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斯言發明命字可謂深切然則見賢而不能舉舉之而又不能近豈非命乎若夫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

有不得諉之命者蓋不能舉不能近雖賢君亦時有之若漢文帝之於賈生宋仁宗之於蘇氏兄弟不可盡謂之過則姑歸之於命而已矣若夫不能退不能遠此必昏庸之君也如唐德宗之於盧杞宋徽宗之於王黼豈得諉之命哉故直謂之過也命之一言尙有寬假之意過之一言全是責備之辭何者不能舉不能近譬猶有嘉肴而不知食有旨酒而不知飲未必卽以殺身不能退不能遠是猶甘餐毒藥也二者均失而輕重殊矣末節專言小人爲國家之禍是故此處雖好惡並言而語意微有輕重焉

春秋是月解

僖十有六年書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此傳之意蓋以春秋不書晦日而六鵠退飛適當晦日故書是月明其與賈石異日而同月其曰僅逮是月者過此一日卽非是月矣此公羊子據春秋之例而知之非是月爲晦日之名也蓋晦日例所不書止當書月使上無賈石之事則但書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如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之例足矣乃上有賈石之文

不得繫于正月之下而又無重書正月之理於是變文言是月雖聖經之變例實行文之常例也何休不達此旨乃曰是月邊也魯人語也然則是月與晦日異名而同實春秋不書晦日乃從魯俗稱是月是猶諱虎而言於菟也下文發問不曰是月者何晦日也而曰何以不日晦日也明晦日以不日而見非是月爲晦日之名乃學者徇何氏之誤妄生異讀釋文曰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鵠冠子注及初學記引此傳並作提月不獨音異而字亦異矣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凡言是月有當讀如字者其義爲此月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

此沿何氏之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  
齊人來歸衛俘解

莊六年左傳經文齊人來歸衛俘杜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愚按公羊傳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穀梁傳曰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其文雖是寶字而其義初未嘗指言寶玉俘寶二字古音相同得相段借公穀所受之經文是俘是寶固不可知何休作解詁乃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爲寶玉字矣夫春秋之義公羊所得爲多漢初傳公羊之學者以董

仲舒爲大宗而春秋緜露王道篇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采省采卽古文孚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衛寶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囹圄之平也則其爲俘囚明矣竊謂此經當從左氏經文作俘爲定公穀經傳及左氏傳文之作寶者並段字也左氏雖不傳春秋然史記稱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其所載經文固孔氏之書容有可據者矣

如其仁如其仁解  
論語憲問篇如其仁如其仁孔注曰誰如管仲之仁增

字釋經頗非經旨今按如其仁如其仁者蓋不許其仁也此義嘗于楊子法言得之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蓋若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不必論其智也楊子以法言擬論語正在此等處吳祕注曰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卽可以說論語之如其仁矣又按楊子書襲用此句法者尙多學行篇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淵騫篇或曰淵騫曷不寢曰

攀龍鱗附鳳翼異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又問道篇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雖無其字意亦相同凡言如其者皆不然之詞而非許與之詞論語孔注世多疑其僞託今得法言以證論語西京師說居然可見孔子不輕許人以仁于令尹子文陳文子皆然孟武伯問子路冉求公西華孔子皆稱其才以告之而曰不知其仁然則其於管仲盛稱其功而仁則不許也亦此意也三年學不至於穀解

此卽學也祿在其中的之意穀當訓祿與邦有道穀之穀

義同古者三年大比賓與其能者賢者而登用之故以三年爲期然不曰三年學必至於穀而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所謂正言若反古人之語固有然者而聖人之意曲而愈深矣蓋學優則仕固學者之常然子使漆雕開仕開口吾斯之未能信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推篤信好學者之心豈求速成者哉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得以益求其所未至正學人之大幸也故曰不易得也噫天下學者每以不得祿爲憂子則告之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天下學者又以得祿爲喜子則告之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聖人之勸學

也蓋備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解

此聖人疾時君之好佞也蓋好色人之所欲故大學言誠意必極之于如好好色而孔子亦言未見好德如好色然則美如宋朝宜爲人所共喜矣乃春秋之季德之不講而惟以口舌爭長其始也若王孫滿之折楚子燭之武之卻秦師未始不收折衝樽俎之功而相沿既久浸至王朝之命令不行盟主之要束不守而惟聽命于辯士之舌端實開戰國游說之習故孔子借衛臣以發此歎若曰不有祝鮀之佞則雖有宋朝之美不能自免

也是故驪姬之美非優施之教則不能得志於晉國安  
陵君之美非江乙之教則不能固寵於楚王鄭襄之美  
而忌張儀天下之蠱惑人者至美色極矣而辯佞之工  
又駕乎其上方色且如此德更可知所以讒人高張賢  
士無名也此夫子所以三歎也

論語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解

論語先進篇仍舊貫釋文引鄭注云魯讀仍爲仁今從  
古按仍仁非同部字而仍得讀爲仁者聲之轉也白虎  
通四時篇曰年者仍也年與仁同部然則仍之讀爲仁  
猶年之以聲訓爲仍矣惟魯讀不傳其義今以意說之

仁愛也仁舊貫者愛舊貫也凡人於故舊之事往往愛  
惜而保護之不忍有所毀傷是卽所謂仁也魯之有長  
府非一日矣先君爲之子孫世守之昔孔子告魯哀公  
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椳棟俛見几筵其器  
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然則魯之君  
臣游於長府仰而觀俛而視其流連感歎宜將何如乃  
一旦毅然舍其舊而謀其新抑何忍乎閔子曰仁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欲其愛惜此舊貫也夫臣之弑君子  
之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由于忍而已矣故閔子不論  
其事之是非而動其心之不忍因事託諷所見者大孔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殆聖門之微言歟孔子與子貢論告朔之餼羊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之愛禮閔子之仁舊貫一而已矣魯之學者與聞緒論傳其舊讀楊雄將作大匠箴曰或爲長府而閔子不仁是西漢經師猶明其義惜乎鄭君之不之從也

夷逸朱張解

夷逸人名也朱張非人名也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曰夷逸言鼠于蠻夷而遁逸也以虞仲夷逸連讀則夷逸非人名然下文謂虞仲夷逸與謂柳下惠少連一例安得謂非人名乎廣博物志引尸子曰夷逸者夷詭諸之

後或自有據至朱張當從鄭本作侏張釋文云朱張竝如字眾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鄭作侏張音涉留反今按荀子書兩言子弓不言朱張楊倞注謂卽仲弓其說是也蓋冠而字之曰子弓五十而加伯仲曰仲弓亦猶子路之卽季路耳王弼妄生異說殊不足信侏張者陽狂玩世之謂與書無逸篇講張爾雅釋訓篇俯張字異而義同孫炎注爾雅曰眩惑誑欺人也陽狂玩世亦是眩惑欺人美惡不嫌同辭下文孔子論斷不及朱張則非人名審矣是故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以逸民爲目列此四人猶云德行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也朱張柳下惠少連以朱張爲  
目列此兩人猶云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  
子游子夏也朱張卽從逸民中別出之見其同是逸民  
而又加以陽狂玩世故孔子以爲降志辱身而孟子謂  
柳下惠不恭亦卽此意矣何晏集解引包咸說云此七  
人皆逸民之賢者則夷逸朱張皆爲人名郝氏敬論語  
詳解云逸民夷逸朱張品其目也夷齊虞仲柳下惠少  
連舉其人也則夷逸朱張皆非人名二者似兩失之今  
一以下文孔子之論爲準所論及者人名也所不論及  
者非人名也較舊說爲有據矣或謂皇侃義疏作者七

人下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  
辟色者不及夷逸朱張似鄭君并不以夷逸爲人名者  
此不然也夷逸行事無可考見鄭君安得臆斷之曰此  
是辟地辟言者乎故別舉荷蕢諸人而不及夷逸不得  
據此而謂夷逸非人名也

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  
甥解

爾雅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而不云謂我甥者吾  
謂之舅非徒互文見義也蓋舅者舊也尊長之稱而甥  
則古人自敵以下得通稱之故謂我舅者吾得謂之甥

而謂我甥者吾不得概謂之舅於是有更相爲甥之例  
釋親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  
之夫爲甥郭注曰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此說是也姑  
之子得爲甥者釋名云舅謂姊妹之子曰甥而古人于  
父之姊妹謂之姑姑姊妹襄二十一年左傳有公姑姑  
列女傳有梁節姑姑合而言之則曰姑姑姊妹夫姊妹之  
子爲甥則姑姑姊妹之子亦爲甥其母有姊妹之名故其  
子亦有甥之名尊卑固不嫌同名矣雖然姑之子從舅  
之子而得名也姑之子爲甥將舅之子爲舅乎曰不然  
也舅者尊稱非可施于敵體也是故姑之子爲甥而舅

之子亦爲甥所謂更相爲甥也夫舅之子者吾母昆弟  
之子也吾母昆弟之子爲甥則吾妻昆弟之子與一等  
矣於是妻黨之甥移而屬之妻之昆弟是說也可以舅  
例之吾妻之父吾謂之舅釋親云妻之父爲外舅是也  
吾母之父尊一等矣於是母黨之舅移而屬之母之昆  
弟蓋母黨妻黨皆外姓之親雖尊卑異等而體例從同  
母黨有舅妻黨亦有舅但母黨之舅則母之昆弟妻黨  
之舅則推而上之不於其昆弟而於其父矣母黨有甥  
妻黨亦有甥但母黨之甥則母昆弟之子妻黨之甥則  
推而上之不於昆弟之子而於昆弟矣比例觀之其義

自見雖然妻之昆弟從姊妹之夫而得名也妻之昆弟  
為甥將姊妹之夫為舅乎曰不然也舅者尊稱非可施  
于敵體也是故妻之昆弟為甥而姊妹之夫亦為甥所  
謂更相為甥也此經四句語雖平列而義實相生因姑  
之子為甥故舅之子亦為甥因舅之子為甥故妻之昆  
弟亦為甥因妻之昆弟為甥故姊妹之夫亦為甥其文  
雖列于妻黨而不以妻之昆弟冠首者為此也郭注更  
相為甥之說必古義如是有所受之乃因此稱久廢不  
得其義又為之說曰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則疑  
甥為生之借字非爾雅正名百物之旨矣

釋寢

洛誥寢字說文所無錢氏大昕謂卽爾雅孟勉也之孟  
音義俱合而字形則絕不相似莊氏述祖謂卽寢字之  
訛七荏切按寢字隸變作寢隸釋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曰寢疾而終是也此經作寢又小變其體耳字形固甚  
似矣而音義則皆不合學者疑焉今以寢字本義言之  
說文寢病臥也凡人病臥則有止息之義故盧辯注大  
戴禮記曾子制言篇曰寢猶止也李善注文選永明九  
年策秀才文曰寢猶息也然人病臥既久又無不彊勉  
求起故鄭王注此經並曰勉也亦猶以亂為治以故為

今訓詁反復相通自有此例其本音七桂切而釋文引徐音武剛反兩音不同者音隨義轉也古經師遇字同義異者輒改讀其音以示區別故此夔字既轉其止息之義而爲強勉卽轉其七桂之音而爲武剛矣然亦一聲之轉也水經河水篇注曰參合徑北俗謂之倉鶴徑然則寢之讀武剛反亦猶參之聲轉爲倉矣又風字從凡得聲詩經與心爲韻而得讀如放音釋名釋天曰風充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歔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以是言之寢音七桂反合唇言之也音武剛反開唇言之也

經師欲人知是彊勉之義而非猶是止息之義故開唇大言之益音隨義轉而義亦卽存乎音矣

釋難易

經典所用難易字與說文難易二篆說解全不相涉然則難易當作何字曰難當作難易當作傷古文省人旁耳說文難行有節也行而有節自不可得而捷速矣至鄉人難之難本當作魑說文曰魑見鬼驚兒從鬼難省聲讀若詩求福不難益見鬼而驚因而聚逐之字本作魑不作難也後人以難魑聲同而借用之既以難爲魑因以難爲難兩失其本字矣故曰難當爲難傷者說文

云輕也輕則有捷速之意故與難對文且輕則便於移徙變更之義亦從此生也昭十八年左傳杜注曰易輕也正說文傷字之訓故曰易當為傷

釋新舊

說文新取木也而凡五穀之屬刈而取之者皆得謂之新是以古有薦新嘗新之禮而左氏傳曰不食新矣即從取木之義引申之也人生之計莫先於衣食故古人言始事者多從衣食取義新者食之始也初者衣之始也二義相近故廣雅曰新初也惟舊字之義不可解言久遠者何取此怪鳥而言之乎按說文肉部肌孰肉醬

也從肉九聲讀若舊竊疑肌即新舊之木字也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曰漢人言讀若者不特寓其聲并可通其字即以說文言之醬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許田不必從邑從無也鄭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不必從邑從契也所引几數十事然則肌讀若舊經傳即可以舊為之不必從肉從九也相沿既久讀若字行而本字轉廢亦猶廢醬而用許廢薊而用薊矣肌之本義為熟肉醬集韻作乾肉醬知肌是可以經久之物古人新肌並言若曰穀則吾取其新醬則吾取其肌也蓋皆從食取義也

詁經精舍自課文一

詁經精舍自課文二

第一樓叢書之八

德清俞樾

鄭易合彖象於經辨

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幸太學問諸儒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元合之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元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

奧衍非臣所能詳盡顧氏日知錄據此謂連合經傳始於康成而非自王輔嗣始乃愚於魏志此條竊有所疑尋帝之旨蓋以孔子作彖象自爲一篇不與經文相連而康成作注卽連屬經文之下二者不同故發此問非謂康成作注時將孔子彖象合之於經也其云今彖象不與經連則高貴鄉公所見之本經自經傳自傳明矣其下云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蓋孔子作傳不與經連是孔子之謙也康成作注卽與經連是鄭之不謙也若康成將孔子所作之傳合之於經傳非鄭作何云不謙豈鄭當代孔子謙乎高貴鄉公不應

有此謬問而博士又何至不能對乎竊疑俊所云鄭元合彖象于經句本作鄭元合注于經方與帝問相應今作合彖象于經乃後人據王輔嗣之本而追改陳壽之文非其實也孔氏正義云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若康成合彖象于經則上下彖傳上下象傳不應別出爲鄭學者當有異說以是言之康成未嘗合彖象于經此其明證也至漢書儒林傳曰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蓋謂費氏不自爲章句而但以孔子之傳說文

王周公之經顧氏據此遂謂附傳于經并不始于康成而始于費直然則費氏豈并上繫下繫而亦附入乎顧氏此言直忘漢書有繫辭二字斯尤不足辨矣

春秋天子之事論

春秋一經聖人之微言大義公羊氏所得獨多嘗於孟子之言見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卽公羊家託王子魯之說也趙氏注曰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蓋孔子當定哀之閒王者不作諸侯放恣欲著一經爲後王法而又以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

所謂設素王之法者非自爲王也亦非以王子魯也素者空也謂空設一王者之法也夫空設一王者之法豈可如後世詞賦家所云亡是公烏有先生哉其事其文不得不有所託而魯父母之國也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較它國可據故託之也魯之隱公非受命之君也而春秋於是乎始則以爲始受命也魯哀公時非太平也而春秋於是乎終則以爲人道浹王道備功至于獲麟也是故春秋所書二百四十年之事皆孔子所立素王之法則皆天子之事也非爲魯十二公作載筆之史也內而魯十二公及季孟諸大夫外而周天子及齊晉



秦楚諸國之君若臣無非春秋所託以行法譬猶奕焉  
彼皆棋也孔子作春秋則舉棋者也故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何謂義卽素王之  
法也若但執其文其事以觀春秋而曰直書其事而義  
自見則後世良史優爲之而何足以爲聖人之經哉愚  
因孟子之言而益信公羊家託王於魯之說故具論之  
以告世之治春秋者彼范甯杜預之徒曷足以知之

五岳考

古有四岳無五岳白虎通巡守篇曰岳之爲言揃也揃  
功德也風俗通山澤篇曰岳者揃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然則岳本以王者巡守所至揃考功德是以名之虞書  
載巡守之制有東西南北而無中是中央無揃功之所  
何岳之有堯典帝曰咨四岳四岳者十二牧之長蓋王  
者設方岳本以揃功考德故總領天下諸侯者卽以方  
岳之名名之岳止四官亦止四事相因也古制也史記  
封禪書引尙書而說之於北岳恆山下曰中岳嵩高也  
此自史公依後世之制連屬言之何休公羊解詁引尙  
書有云還至嵩如初禮蓋本緯書之說未可據以增益  
經文使其言然則從古無不五岳矣昭四年左傳司馬  
侯之言曰四岳三塗何以稱也詩崧高篇毛傳曰嶽四

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又何以不數中嶽也近時邵氏晉涵又據禹貢太岳之文謂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岳此說前未有聞竊疑霍太山所以稱太岳者或上古天子嘗於其地擷考諸侯故有岳稱其事在唐虞前故曰太岳太者尊之之詞所以別于當代之岳也且山以岳名者多矣漢書地理志曰岳山古文以爲敦物山海經大荒南經曰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郭注曰岳山狄山也必以霍太山爲岳敦物狄山皆岳乎禹貢一篇于岱于太華于衡山于恆山皆著其本名而不言岳可知太岳稱岳是沿前代之舊稱直以爲山名而

已其在冀州曰至于岳陽若以爲是中岳故稱岳則華陽衡陽皆可曰岳陽矣華陰亦可曰岳陰矣不著其名而直謂之岳知是何岳乎是故邵氏以禹貢稱岳明其爲岳愚正以禹貢稱岳決其非岳五岳者周制也是時分天下屬于左右二伯無四岳之官蓋與唐虞異周官大司樂職四鎮五岳崩鄭注曰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此說本於爾雅爾雅周公書也釋山篇首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五山卽五岳也詩崧高篇正義引鄭志曰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不數嵩高然則華山當爲中岳

矣以釋山篇次序言之蓋首中岳次西岳次東岳次北岳次南岳鄭志之言可信周室東遷以嵩高爲中岳華山仍爲西岳廢吳岳不數而其時荆楚負固不服於申國置戍焉則南服之不通可見於是以衡山太遠移之霍山爾雅釋山篇末具載之曰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恆山爲北岳嵩高爲中岳此非周公本文蓋春秋時人羸入之且吾嘗妄疑是晉人爲之故其下卽曰梁山晉望也不然何國無望而獨紀晉望乎春秋時晉最强人文亦最盛古書流傳往往經晉人附益逸周書末載師曠見王子晉事竹書紀年以晉事終釋

山篇末數語亦此類也其次序與篇首正相反篇首以中岳始此以中岳終篇首四岳以西東北南爲次此四岳以東西南北爲次所以明異制也漢世言五岳有二說尙書大傳說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此今文家說史記封禪書曰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華山也北岳恆山也中岳嵩高也此古文家說今文家說直東周之制耳古文家說則以唐虞四岳配嵩高而爲五蓋唐虞無中岳故不得不取足於東周之制也而鄭君乃以今文家說注周官大宗伯之五岳則與大司樂注不合矣孫炎注爾雅以霍山爲衡山之誤此知

其一不知其二史記封禪書言漢武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澗之天柱山號曰南岳而後之學者便謂霍山之爲南岳從漢武始郭璞非之曰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明辨哲矣漢武蓋以當時尙書家本有二說故憚衡山之遠而從霍山之近耳亦漢世通行今文尙書之故也初學記引徐靈期南岳記及盛宏之荊州記云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其來尙矣至于軒轅乃以灋霍之山爲副焉此說經傳無文必漢世方士因武帝好神仙喜聞黃帝之事故造此說明武帝此舉與黃帝同耳夫以霍山爲南岳周東遷後之制或謂遠從黃帝或謂

近起漢武胥失之矣而周初以華山爲中岳吳岳爲西岳此周公所定一代之制因東遷後不循其舊學者罕言之後世幾無知者孔穎達疑之曰豈當據己所在改岳祀乎此不然也夫五岳與四瀆異四瀆以獨流入海得名此非可以人爲之者若五岳止取高大之山可就其地捕考功德耳東西南北王者各從所都而言之何不可改之有若王者不當改岳則王者先不當改都矣且如孔氏之意將周初亦以嵩高爲中岳乎請卽以周禮破之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

華山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岳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是九州以九山爲鎮而大司樂職則曰四鎮五岳蓋九山除岱衡華嶽恆爲五岳則止存會稽沂山醫無閭霍山爲四鎮矣今不數嶽山而別取嵩高爲中岳則嶽山仍爲雍鎮鎮宜云五何云四乎故觀五岳四鎮之文則知周初嶽山固爲五嶽之一言嶽者當知唐虞與周制異四五不同也周初與東遷後異中西南岳不同也漢世說經今文與古文異南岳不同也此

五岳之宜考者也

儀禮諸公考

燕禮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注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後儒以三監是殷法多疑其說於是更有以諸爲不定之辭者有謂統公卿大夫言者有謂兼寄公言者有謂兼致仕者言者胡氏匡衷儀禮釋官悉辨其非謂惟鄭義爲允愚按呂氏春秋離俗篇遇高唐之孤叔無孫高誘注曰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是古者守外邑大夫得有孤稱儀禮諸公或兼外邑大夫而言蓋大國

之孤稱公而外邑大夫亦有孤稱則亦得有公稱矣呂覽先秦古書足可依據秦御史監郡者稱監公見史記曹相國世家此三監稱公之遺也楚邑大夫稱縣公見宣十一年左傳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之屬此守外邑大夫稱公之遺也說者謂楚僭王故邑大夫稱公此亦不然齊不稱王而左傳所載有邢公棠公然則外邑大夫之稱公非僭也古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諸侯於外邑大夫稍優假之隆其名號亦禮所宜然乎此足補鄭注之所未及

論語分章異同考

公治長篇子謂公治長子謂南容古分兩章朱注因一曰以其子妻之一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兩事相類故合爲一章然此所重者在論一子之賢行非因有妻之之事而記也下文尙有子謂子賤章與此一律似不得以謂公治長謂南容合爲一章而以謂子賤獨爲一章也仍從古本分章爲是若謂兩章詞意相類當合爲一則顏淵篇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問君子兩章亦相類何又區而二之乎

雍也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古爲一章仲弓問子桑伯子以下又爲一章當從之必謂仲弓聞夫子許已因以

子桑伯子爲問則失之況矣又述而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鄙意此是一章子路曰以下當自爲一章子路之問自負其勇耳必謂因孔子獨美顏淵故發此問無乃視子路太淺乎孔注及朱注皆聯合爲一章似皆失之

子華使於齊原思爲之宰古爲二章朱注合爲一章按此乃類記之體可分可合然記者以此二事連屬書之固自有意分而爲二失記人之意矣朱注爲長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古自爲一章邢疏云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朱注與上

大宰問於子貢連屬爲一章按此亦類記之體因夫子少賤多能之語而及牢不試故藝之言亦猶憲問篇因夫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語而及曾子思不出其位之言分則俱應分合則俱應合乃古分牢曰與上文各爲一章而朱注則合之古合曾子曰與上文共爲一章而朱注則分之如此之類似兩失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古合上文可與其學爲一章故何晏解偏其反而句曰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按春秋繁露竹林篇引此文亦有可以適道之語則漢儒舊說固爾矣

然愚謂上下文義不倫牽合爲一究涉曲說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首乃道之段字古字通用稽者同也見堯典正義又合也見儒行篇注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夫子言合於道則自能來矣蓋借詩言而反之與此引唐棣之詩一律以彼證此則唐棣以下當從朱注別爲一章不必拘泥古說也又按子罕篇朱注分三十章古本唐棣章合於上章而牢曰自爲章則亦三十章陸氏釋文乃云三十一章不知所分何章孔氏廣森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于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

足以臧此當別爲一章今細核全篇舍此亦無可分之章以合陸氏之數則陸所見本誠如孔說也然此章與乘桴章相類其由也與之歎與從我其由不異終身誦之之意與聞之而喜不殊一則曰無所取材一則曰何足以臧皆始與之而終抑之以彼證此不當分爲兩章也  
先進篇德行顏淵閔子騫一節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爲一章朱注從鄭氏實則皇氏是也此乃記人之詞本不與孔子之言聯合爲一



自記弟子之材德耳史記弟子傳首列此文竝不言是相從於陳蔡者知西漢經師無此說也  
于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按此當從何晏本合爲一章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三者皆善人之道博舉之故曰是與曰者乎爲不定之辭其重言子曰者所以發更端之語古書往往有之朱注別爲一章然論語言君子必與小人爲對文今不曰君子者乎小人者乎而曰色莊者乎則非對文可知且色莊又不與論篤相應論篤屬言色莊屬貌不得謂論篤是色莊也揆之經義

竊有未安不如從古注爲允矣

顏淵篇子路無宿諾正義曰或分此別爲一章今合之愚謂此句當合上文片言折獄下文聽訟猶人共爲一章與乘桴章衣敝緼袍章一律片言者單辭也子路不欺人人亦不欺之故兩造不具可以折獄乃子路聞夫子許已益以自喜於是急於踐言而無留諾宿之訓留義本廣雅朱注自允此子路好信而兼好勇之過於是夫子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子路更進一步也嘗謂夫子於子路抑揚並用勸戒兼施視他弟子不同故此章與乘桴章緼袍章皆始與之而終抑之

而先進篇由之瑟一章則又始抑之而終與之連類而觀聖人因材之教自見

憲問篇子曰賢者辟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愚按此當從古注爲一章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定其品也作者七人矣舉其人也重言子曰發更端之語耳

陽貨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亦當從古注合爲一章重言子曰別更端耳朱注亦云此承上章而言但以有子曰字故分爲二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

乎推尋孔馬之注初無聯合之迹邢疏乃合而一之曰此章勸人學詩也若然則論語中可合并者多矣如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及子路問管仲未仁乎子貢問管仲非仁者與詞意俱近何以區而二之然則此當從朱注分爲二章於義爲允

孔子生日考

春秋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兩傳年日俱同惟有一月之差然陸德明公羊音義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

庚子是陸氏所據本無十有一月四字與穀梁同楊士  
助穀梁疏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史記世家  
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  
故與此傳異年耳楊氏但言史記與穀梁異年而不言  
公羊與穀梁異月則其所見公羊傳亦必無十有一月  
四字也唐石經誤衍此四字而各本從之遂致兩傳有  
一月之差此不可以不辨也至生年爲襄二十一年則兩  
傳皆同襄二十一年左傳正義引二十一年賈逵注經  
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又  
引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

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計自襄二十一至昭二  
十五正三十五歲是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賈服舊說  
皆同自襄二十一至哀十六共七十四年而賈逵云年  
七十三者猶絳縣老人生於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亦  
是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也顧氏亭林謂古人於  
歲盡之日而後增年據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  
九歲爲證然古人紀年有二法有於歲盡之日增年者  
倉公傳是也有從所生之日數至明年是日而增年者  
絳縣老人是也錢氏大昕謂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  
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

癸未尙未及夏正月朔故七十三年此說較顧說爲長  
孔子生年正與絳縣老人同杜預不達此義乃從史記  
作襄二十二年生朱子論語序亦云襄二十二年十有  
一月庚子生胥失之矣今定孔子于襄二十一年十月  
庚子生是月庚辰朔則庚子二十一日也周十月夏八  
月爲今八月二十一日

笑字形聲考

經典笑字屢見而說文無之蓋許君疑而未定焉徐鉉  
據唐韵引說文補入曰笑喜也以竹从大而不說其義  
此必後人附益非許氏原文又云今俗皆從犬更爲無

理九經字樣作笑从竹从夭楊承慶字統曰竹得風其  
體天屈如人之笑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字林云笑喜  
也字从竹从夭天聲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也其說  
並迂曲惟謂天聲稍近之今按漢書多古字史丹傳外  
戚傳字竝作咲師古曰咲古笑字薛宣傳谷永傳字竝  
作关師古曰关古笑字隸釋載王政碑時言樂咲字亦  
作咲竊疑古笑字本作咲从口芙聲其或卽以芙爲之  
者古文以聲爲主如以哥爲歌以取爲賢之比也漢書  
咲字卽咲字之誤关字卽芙字之誤隸書从艸之字多  
省作艸从夭之字或省作大以艸頭加之大上於是芙

變作关咲變作咲矣詩終風篇釋文曰笑本又作咲蓋  
本是咲字後人據俗體笑字改之耳然可證經典笑字  
尚有从口者古文之未泯者也

象刑說

象刑之說尚矣荀子正義篇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  
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鄭  
康成注周官司圖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  
與是鄭君亦信象刑之說賈公彥疏引孝經緯云畫象  
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履中罪赭衣襍履下罪襍履而已  
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

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劓以艾鞮當宮布衣無領  
當大辟其文尤詳備所可疑者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  
五刑夫刑止于象輕之至矣而其宥之也乃使之流去  
親戚離鄉里投之遠方則視刑之而更重矣此後人所  
以不信象刑之說而異義滋起也今按流宥五刑者帝  
舜哀矜庶戮之不辜而設五流之法以代五刑也然但  
流之而已則使人不知其所犯之爲何罪於是又制爲  
象刑畫衣冠異章服以別於齊民使人一望而知之而  
凡有罪者既有放流之苦又有畫象之辱自畏法而不  
敢輕犯是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二者相輔而行惟象

以典刑故流宥而不沒其五刑之實自來說象刑者不兼流宥五刑爲說則直以象刑宥五刑矣何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乎

谷風篇嵬萎怨爲韻說

詩谷風篇三章習習谷風惟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顧氏詩本音謂末二句無韻績溪胡氏秉虔作古韻論謂萎從委聲委從禾聲古音在歌類怨在元類二類對轉爲韻今按東門之枌篇以原與差麻娑爲韻亦歌元二類對轉胡氏說是也惟胡氏謂首句嵬字與上章積懷遺聯韻則恐不然毛傳崔嵬

山顛也說文屣屣山顛也與毛傳同然則崔嵬卽屣屣之聲轉疑詩本作屣屣後轉作崔嵬耳爾雅山頂冢峯者屣屣卽釋此詩也漢書廣川惠王傳曰崔隤時不再師古注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屣屣之轉爲崔嵬與蹉跎之轉爲崔隤一例今讀維山崔嵬爲維山屣屣則於韻初無不合不必舍本章而求合於上章也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名義說爾雅首三篇詁言訓之名刑疏所說不了其云釋言則釋詁之別然則二篇猶一篇矣竊謂不然以愚論之釋詁一篇所說皆字之本義故謂之詁詁者古也言古義

本如此也卽如初哉首基四字邢疏曰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首者頭也首之始也基者說文云牆始築也然則初哉首基之爲始非皆字之本義乎釋言一篇所說則字之本義不如此而古人之言有如此者卽以篇首殷齊中也言之殷本不訓中而書云以殷仲春此殷字則訓爲中齊本不訓中而釋地云距齊州以南此齊字則訓爲中故曰殷齊中也此釋言所以異於釋詁也至釋訓一篇所說則直是後世箋注之祖所以解釋經文如斤字並不訓察而周頌云斤斤

其明合二字爲文則有察義矣故云斤斤察也秩字並不訓智而小雅云左右秩秩合二字爲文則有智義矣故曰秩秩智也本篇所釋多重言皆本經文并有舉全句而釋之者此釋訓所以異於釋言也三篇之分初意如此周公體例本是秩然叔孫梁文繼事增益遂多屢亂或失本真要其大旨可覆按也漢世經師去古未遠其所訓釋猶合雅義今卽以鄭君儀禮注言之如云饌陳也兼併也進前也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卽就也卒已也反還也旅衆也若此之類直舉其字而說其義例之爾雅其釋詁乎如云積猶辟也屬猶著也側猶特也

攝猶整也病猶辱也于猶爲也彌猶益也殺猶衰也請猶問也與猶兼也若此之類並加猶字以成其義明字之本義初不如此例之爾雅其釋言乎如曰禮辭一辭而許也側酌言無爲之薦者也大古唐虞以上也扱地手至地也傳言猶出言也改居謂自變動也舉前曳踵備躑躅也問夜問其時數也拜辱出拜其屈辱至已門也如此之類並舉經文而釋之例之爾雅其釋訓乎惟詩人多重言疊語形況之辭而禮經罕見故此條所舉與釋訓篇略殊至其詮釋經文固無異也愚嘗欲刺取三禮鄭注分別部居依爾雅之例爲鄭雅一書有志未

逮姑撮舉其略如此且以發明雅義也

編鐘編磬各十六枚說

周官小胥職鄭注曰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賈疏曰鄭必知有十六枚在一虞者按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衆仲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爲數樂縣之濼取數於此又倍之爲十六今按賈說非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鐘磬則皆金也金之爲音萬不可以當其餘之七音然則此十六枚之設無乃徒爲觀美而無義乎又引服氏說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加七律之鐘



則十九鐘與鄭義絕異如服子慎說一虞之數十有九  
蓋十二辰而加七律也所謂七律者昭二十年傳服注  
所謂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  
角應鐘爲變宮蕤鐘爲變徵是也夫十二月之鐘已具  
在一虞矣又加此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何爲且應  
鐘爲變宮蕤鐘爲變徵專以黃鐘爲宮言也論旋相爲  
宮之法則變宮變徵各視其宮而異而可專以應鐘蕤  
賓爲之乎服氏此說宜爲鄭君之所不取近世鄭堂江  
氏作樂縣考辨之詳矣江氏謂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  
四清聲也北宋以十二枚爲正鐘四枚爲清鐘景得古

制阮氏山左金石志有魏太和黃鐘清編鐘可見漢魏  
編縣之制有四清聲也余謂江氏此說猶有未盡余雖  
不知音竊以理論之夫清聲者半律也樂有半律有倍  
律黃大太夾姑仲此六律皆長長故有半律無倍律應  
南無夷林蕤此六律皆短短故有倍律無半律明鄭世  
子樂律全書曰中聲之上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  
有倍律是爲濁聲十二律由濁而清黃大太夾姑仲蕤  
林夷南無應皆自然也繼以半律黃大太夾雖清可歌  
至於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強揭起非自然矣十  
二律由清而濁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太黃皆自然

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雖濁可歌至於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強歌出亦非自然矣以是言之十二律有清聲六濁聲六六清六濁各有二者不能用故可用者止於四今十二辰之外止用四清聲則有清無濁矣夫十二律旋相爲宮用清聲以變濁用濁聲以變清清與濁不可偏廢也文獻通考載方響之制云方響編縣之次下格以左爲首一黃鐘二太簇三姑洗四中呂五蕤賓六林鐘七南呂八無射上格以右爲首一應鐘二黃鐘之清三太簇之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呂之清六大呂七夷則八夾鐘然則專用四清乃方響之制其器本出

於西涼非中國之古制唐宋教坊燕樂用之此後世樂律所以日高而失其中和沈括筆談謂燕樂高於雅樂二律於此可見竊謂古制當不爾也朱子大全集載宋燕樂十六字譜合黃鐘四下大呂四上太簇一下夾鐘一上姑洗上仲呂勾蕤賓尺林鐘工下夷則工上南呂下凡無射凡應鐘六黃鐘清下五大呂清上五太簇清緊五夾鐘清此正於十二律外加四清聲與方響同而四清聲用黃大太夾則通考所稱姑洗之清仲呂之清或傳述之誤姑仲清聲太高而不能用也乃今世俗工所用則止十三字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乙仗仗其

所云合者黃鐘也四者大呂太簇也乙者夾鐘也上者仲呂也尺者蕤賓也王者夷則也凡者無射應鐘也六者黃鐘清也五者大呂太簇夾鐘清也乙者姑洗也凡者林鐘也仁者南呂也此與宋譜但有并省而無異同宋譜以勾爲蕤賓尺爲林鐘今以尺爲蕤賓凡爲林鐘凡者高尺也然則古之勾卽今之低尺也大呂太簇同爲四字無射應鐘同爲凡字古分上下今則并之至四清聲黃鐘爲六字而大呂太簇夾鐘同爲五字不復有上下繁之分蓋此三清聲同爲極高之聲故不復爲之區別此雖俗樂亦必有所師承且如古以一上爲夾鐘

一下爲姑洗而今亦仍分乙乙二字古以工下爲夷則工上爲南呂而今亦仍分工仁二字知其於可并者并之不可并者亦不并非苟從其簡也以清聲例濁聲則應鐘濁聲應自有別而無射南呂夷則三濁聲同爲極濁之聲亦可援大太夾之例并而一之疑古制鐘磬一虞十六枚者除十二辰各一外其餘四者黃鐘半律爲一應鐘倍律爲一大呂太簇夾鐘三半律合爲一無射南呂夷則三倍律合爲一故爲十有六如此則清濁咸備而聲之高下皆得所矣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聲音之道今古無殊今人用之而可豈古人用之而不

可惟後世樂律日高乃氣運日薄之故如今譜有亿仕  
伏任四字卽高乙高上高尺高工也夫高乙高尺高工  
古固有之古之勾當今之尺則古之尺卽今之高尺矣  
至上字古無上下之分而今則有上又有仕不知於十  
二律當何屬得無有過高之弊歟故愚意編縣之制當  
備四清聲四濁聲庶清濁相劑而有以建中和之極也  
六甲五龍說

說文戊篆說解曰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此語必本於  
古書今無可考因亦莫得其解段氏玉裁曰六甲者漢  
書日有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引遁甲開山圖樂氏

注及鬼谷子陶注爲證今按五方之龍分治五行自是  
右說然施之此則不可通何也六甲與五行不得分爲  
二物也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言六甲  
者豈外五行乎惠氏棟曰龍辰也辰有五子故言五龍  
如其說何不曰六甲五子而必變文言龍乎考之書傳  
無以十二辰爲十二龍者此說亦不可通然則六甲五  
龍有說乎曰六甲卽漢書之口有六甲此無疑矣因六  
甲卽可明五龍之說今夫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  
戌所謂六甲也甲子旬中卽以子爲龍甲子丙子戊子  
庚子壬子此甲子旬中之五龍也甲寅旬中卽以寅爲

龍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此甲寅旬中之五龍也甲  
辰旬中卽以辰爲龍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此甲辰  
旬中之五龍也甲午旬中卽以午爲龍甲午丙午戊午  
庚午壬午此甲午旬中之五龍也甲申旬中卽以申爲  
龍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此甲申旬中之五龍也甲  
戌旬中卽以戌爲龍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此甲戌  
旬中之五龍也所謂六甲五龍相拘絞也然則何以謂  
之龍曰此從甲生義也許君說幹枝字皆爲制字本義  
此實不然近時通人有言之者矣愚嘗謂甲字當以甲  
蟲爲本義說詳兒笈錄古人旣以甲蟲字爲甲乙字故

借甲蟲生義龍者鱗蟲之長也甲子旬中子爲長甲寅  
旬中寅爲長推之辰午申戌皆然不可徧舉故因六甲  
之文而竝五龍之號以五龍配六甲此古書之說而許  
君述之也兩則終日不見一人無與談談以筆積久遂  
多稍稍編次之定爲七卷第一卷二卷談經第三卷談  
詁經精舍自課文三四五卷談小學第六卷談詩文第  
七卷談雜事雖皆詹小言或勝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者乎俞樾記

龍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此甲寅旬中之五龍也甲  
辰旬中卽以辰爲龍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此甲辰  
旬中之五龍也甲午旬中卽以午爲龍甲午丙午戊午  
庚午壬午此甲午旬中之五龍也甲申旬中卽以申爲  
龍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此甲申旬中之五龍也甲  
戌旬中卽以戌爲龍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此甲戌  
旬中之五龍也所謂六甲五龍相拘絞也然則何以謂  
之文而此在謂之義以正謂六甲也昔書之篇而指  
甲中寅爲是此之氣于申亥皆然不可謂舉於因六甲  
謂甲蟲主義謂皆繼蟲之氣也甲午申中子爲是甲寅

湖樓筆談序

余頻年主講西湖詁經精舍精舍有樓三楹可以攬全  
湖之勝春秋佳日輒偕伴其上然其地距城遠賓客罕  
至或終日雨則終日不見一人無與談談以筆積久遂  
多稍稍編次之定爲七卷第一第二卷談經第三卷談  
史記第四卷談漢書第五卷談小學第六卷談詩文弟  
七卷談雜事雖詹詹小言或勝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者乎俞樾記

易之為書也... 繫辭傳云易之為書也... 不可遠為道也... 屢遷然則易之名義自取之變易釋名釋典... 欽曰易易也言變易也此得其本義矣乾鑿度乃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替及易論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推尋其義殊不可通繫辭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是易簡之德分屬乾坤易首乾坤應題易簡去簡著易於義何居若夫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不易之義亦有可言然義取不

湖樓筆談一

弟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繫辭傳云易之為書也... 不可遠為道也... 屢遷然則易之名義自取之變易釋名釋典... 欽曰易易也言變易也此得其本義矣乾鑿度乃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替及易論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推尋其義殊不可通繫辭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是易簡之德分屬乾坤易首乾坤應題易簡去簡著易於義何居若夫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不易之義亦有可言然義取不

易而書則名易翻其反而抑何悠謬若如斯言則吉爲不吉凶爲不凶矣是故易簡之說或者以乾包坤不易之說實乃以白爲黑鄭君信緯遵用其義孔氏正義列之首篇支離之談所未敢徇

卦有六爻二五正應固也至謂初與四應三與上應其不然乎以愚求之初上相應也二五相應也三四相應也是故上經三十卦初上兩爻爲陽爻各十有七爲陰爻各十有三二五兩爻爲陽爻各十有四爲陰爻各十有六三四兩爻爲陽爻各十有二爲陰爻各十有八下經二十四卦初上兩爻爲陽爻各十有五爲陰爻各十

有九二五兩爻爲陽爻各十有八爲陰爻各十有六三四兩爻爲陽爻各二十爲陰爻各十有四以其數之相準知其位之相應也然此相準之數自來未有言及者愚反復推求而得之傳曰爻有等其斯之謂歟

周易初九初六之類疑皆孔子所加觀左傳引周易文宣七年傳曰其在周易豐之離不曰豐上六宣十年傳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不曰師初六昭二十九年傳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夫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當時周易已如今本則



曰初九曰九二豈不簡而易曉乃必以變卦言乎故知  
初九九二之類孔子所加古本無也

左傳所載當時君大夫言語皆左氏所撰非其本文故  
歷年二百國非一國人不一人而辭氣之閒如出一口  
且如秦穆作誓列于尚書與殷盤周誥同一擘牙而左  
傳所載秦穆之語則皆近今矣知由丘明潤色也又昭  
元年傳載趙孟之言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在禮  
大夫年七十始稱老夫據襄三十一年傳孟孝伯謂趙  
孟年未盈五十至此才一年耳安得遽稱老夫卽或趙  
孟挾長不依古禮然其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及

穆叔賦鵲巢則又曰武不堪也安有對小國大夫自稱  
其名當天子大臣輒稱老夫其爲不然蓋可知矣當由  
左氏隨事立文稱名者因其辭意謙抑稱老夫者因其  
語氣衰積但取揣摩之維肖不辭紀載之失真也  
人與己對文乃古人之文亦或通用公羊宣六年傳使  
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  
人是樂而已矣何注曰己已諸大夫也此己字若後人  
爲之則當作人又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物盱必先  
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何注曰人夏父  
自謂也此人字若後人爲之則當作己

子思作中庸漢時已有此說太史公亦信之然吾謂中庸或孔氏之徒爲之而非子思所自爲也中庸蓋秦書也何以言之子思之生當魯哀公時其歿也當魯穆公時是春秋之末而戰國之初當是時天下大亂國自爲政家自爲俗而中庸乃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此豈子思之言乎吾意秦并六國之後或孔氏之徒傳述緒言而爲此書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文曰普天之下擗心壹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二十九年之罙刻石文曰黔首改化遠邇同度皆與中庸所言合故知中庸作於此時也其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

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然則一稟時王之制矣此亦秦人之語也

周禮一書乃周衰有志之士所爲亦欲自成一代之制以詒百王之法非周公之書亦非周制也其以夏官名司馬殊爲失之夫司馬兵官也夏者長養之時而兵者陰類故在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起兵動眾詩六月篇鄭箋日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亦見盛夏非出兵之時而謂先王以夏官名司馬乎管子五行篇說黃帝六相曰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工師祝融辨乎南

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  
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工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  
馬也冬者李也據此則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之名自古  
有之而夏官是司徒非司馬卽此可知周禮之非古制  
矣

古書簡質故唐虞三代典謨誓誥罕用語助之詞堯典  
歸訟可乎句末乎字止此一見西伯檄黎篇我生不有  
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有乎字呂刑篇何擇非人何敬  
非刑何度非及史記作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  
非其宐乎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皆無有也論語發

端便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於是始變渾  
噩之體而爲流麗之文其次章述有子之言曰其爲人  
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抑揚頓挫誦之如生蓋文章之工始乎闕里矣厥  
後學者傳述斯風益鬯左丘明本之以作傳遂使二百  
四十年閒君卿大夫如出一口彬彬乎可誦矣自是而  
戰國而秦漢循用至今烏乎天生尼父爲文教宗論語  
一書豈獨義理之淵深乎乃其文章之工亦沾溉萬世  
也

碩鼠一篇三言逝將去女初讀之疑失詩人忠厚之意

及反復其詞而知其終不忍去也首章曰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次章曰逝將去女適彼樂  
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是皆決意以去矣三章則變其  
文曰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是可知  
其終不去也毛傳曰號呼也今日不去而徒號呼曰樂  
郊樂郊明日不去而徒號呼曰樂郊樂郊久之則亦厭  
倦矣蓋彼都雖可樂而故土終不可忘若曰已矣不復  
言矣誰其長此號呼乎之猶其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  
釋詞誰之永號猶曰誰其永號鄭箋訓之爲往而曰誰  
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也於是詩人之旨全

失矣

古人言婦女不諱言容貌之美碩人之詩歌詠其君夫  
人幾於神女洛神之賦矣使後人爲之得無有劉楨平  
視之嫌而古人固不忌也采蘋篇有齊季女玉篇女部  
引作有齋季女蓋本三家詩廣雅釋詁齋好也疑亦三  
家舊說義勝於毛毛公訓齊爲敬然車牽篇思變季女  
逝兮專曰變美貌謂有齊季女也則亦同於三家之說  
矣推之思齊篇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  
之婦兩思字皆語詞曰齊曰媚皆言其美也齊卽齋之  
段字廣雅齋與媚竝訓好正可以釋此詩先大任後周

姜者由大姒嗣徽音而上溯之故先近後遠也毛傳鄭箋均非詩旨夫容貌醜惡列於六極男子且然況婦人乎後世於婦人諱言其美正由風俗媮薄心術不端漢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嬈以姣嬈稱其女漢人之詞猶近古也

尚書君奭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按伊尹與保衡一也皇天與上帝一也上言有若伊尹下言有若保衡上言格于皇天下言格于上帝此占人屬辭之法鄭注曰伊尹湯所以倚而取

平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望文生義或轉失之矣堯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枚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斯言得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本是附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言驥尾顧氏炎武謂是回避段借之法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蓋六朝人猶及窺此祕也

皋陶伯益竝見尚書史記夏本紀云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

而後舉益任之政是伯益代皋陶秉政名位或稍後之然史公先云封皋陶之後後云舉益別而言之明伯益非皋陶後也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五歲佐禹事屬不經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此未詳所出春秋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檇戠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注云此卽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卽皋陶字庭堅之爲皋陶漢人舊說固如此孫叔敖碑云寔堅禹稷不能踰也亦以庭堅爲皋陶而伯益者隤鼓也水經注載百蟲將軍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鼓高陽氏第二子伯益者也左

傳先隤鼓後庭堅豈先父後子乎卽謂益字隤鼓無經典明文可據然庭堅之下止仲容叔達二人益曰伯益其非仲叔明矣卽非隤鼓亦在倉舒檇戠龙降大臨四入之中皆列庭堅之前者是故皋陶伯益爲父子之說愚未敢信鄭康成以君陳爲周公子亦所未詳也韓昌黎論文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余謂此言惟尙書足以當之如皋陶謨篇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  
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  
之庸之否則威之又如多方篇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  
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  
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  
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此兩段文  
勢雄厚後人稱韓潮蘇海方此其猶溝澮矣且前一段

汝翼汝爲汝明汝聽汝弼木作五疊而句法長者至三  
十九字短者止四字參差錯落真大珠小珠落玉槃也  
其下疊用七之字而又間以兩哉字讀之音韻鏗鏘雖  
謂之無意行文不可也後一段三疊而曷不四疊爾乃  
兩疊我惟時有陣馬風檣之勢凡如此類皆令人百讀  
不厭聖經固不可言文卽以文論亦文章之雄乎東晉  
所出古文尙書正如刻楮爲葉剪綵爲華索索無生氣  
望而知爲贗筆淺人以其文從字順而喜讀之皆齊梁  
小兒之見也

洪範五事各有休咎之徵旣足明得失之應矣五福六

極本不相涉漢儒必牽合言之於是五事而六極兩者參差乃增出皇之不極以配五事而爲六無理甚矣夫數之不合者不可強合是故五行者書所有易所無也言易者必附會五行於是兌爲金而乾亦爲金震爲木而艮與亦爲木金有二木有三矣易之爲卦八八六十四大六之爲首九九八十一不相襲也說太玄者必以某首爲準某卦於是重複者十有七矣凡此之類皆說經之蔽通人無取也

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古有此言姑存其說耳其實當文王時已無洛書矣何以明之成王之崩也東序西序天府之寶備列無遺乃河圖存而洛書無聞焉使文王時而有洛書則傳武王以至成王歷年未久不應遺亡必與河圖同陳兩序矣故知文王時無洛書也若孔子時則并無河圖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使其時河圖尚在必無此言故知孔子時無河圖也夫河圖洛書自作易之聖人文王孔子有不及見乃儒者於千百年後隨意造作轉相傳授曰此河圖此洛書吾誰欺欺天乎

泰誓之文首云太子發上祭于畢又云太子發升于舟其下云中流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涖以燎先稱太



子發後稱王此乃古史之體蓋周史所紀武王之事實始于此篇自此篇以前皆文王事故稱太子發以別之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下先書舜曰咨四岳然後書帝曰兪咨禹枚傳云言舜曰以別堯其說是也泰誓先書太子發後書王蓋古史體例如是矣鄭康成注云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此悠謬之談豈有俄頃之閒稱王定號者乎

戰國傳聞之事多好事者爲之往往失真孟子辭而闕之卓矣乃其所載古事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之類不知本何書近人或據以補舜典之逸恐未必然也以愚

論之如所稱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皆好事者爲之而非事實禹益事固不可考若舜事明載虞書曷嘗有南河之避乎列子仲尼篇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說轉得其實堯典云舜讓于德弗嗣疑古本堯典作舜讓于德弗辭籀文作嗣故與嗣通禮記曲禮篇注曰讓古讓字然則今本作讓古本必作讓也讓者取也言以德讓取而弗辭也夫堯舜以天下相授受非命九官十二牧之比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使天命不在舜歟堯固不得而授天命而在舜舜又何辭焉是

故列子斯言轉視孟子為得實矣  
古人文體亦往往相襲如斯干無羊兩篇皆以太人占  
夢寓頌禱之詞魯頌闕宮卒章商頌殷武卒章皆言斬  
伐松柏營造宮室詞旨竝相近采薇篇云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篇云昔我往矣黍稷  
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小明篇二章云昔我往矣日  
月方除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奧而出車篇之嚶嚶  
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全用召南草蟲篇首章之詞是古人作詩亦有藍本  
也論語司馬牛問君子司馬牛問仁兩章相次而意境

相似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曰衣  
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兩章不相  
次而意境亦相似趙邠卿孟子題辭云七十子之疇會  
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  
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  
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  
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  
此者眾然則聖賢著述亦多沿襲後世文人轉相摹倣  
七發之後有七啟七命之作答客難之後有解嘲答賓  
戲之篇陳陳相因固無怪矣

禮云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然記問亦是一學周易有序卦一篇先儒以其無意義疑非聖人作其實即記問之學也周易六十四卦次序頗不易記故作此一篇以聯絡之使自屯蒙至既濟未濟皆有意義可尋則滿屋散錢貫穿成一綫矣尙書之序云爲某事作某篇不如易之貫穿成一故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夫書序萬不能如易之序然即楊子此言可見作序卦傳之意亦可見序卦傳之功趙邠卿注孟子作孟子篇敘一篇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并謂

篇所以七者法天以七紀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其說穿鑿無理不知古人記問之學固如此也承學之士習聞其說則傳寫奪失易於校補不特見好學深思之意亦足見抱殘守缺之心自宋以來空談心性不足以語此矣  
周禮太卜掌三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今連山歸藏不傳則周易之異于夏殷者不可得而見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孔子未正以前雅頌次序與今應有異同宣十二年左傳稱武之卒章曰

者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杜注曰此三六之次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  
楚樂歌之次第愚謂此或孔子未正以前次第也然其  
餘則無以言之夫失所之雅頌不可得而見則得所之  
雅頌亦不可得而見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不脩春秋  
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霽如雨諸侯之  
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若  
此之類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故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不脩春秋  
今已無存諸侯之策亦皆灰燼則孔子之所筆削者亦

不可得而見也士生千載之下讀聖人之遺經而欲盡  
通其意斯固難矣故曰不知蓋闕  
凡傳所以釋經也孔子傳易實剝斯體如經曰潛龍勿  
用傳則釋之曰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  
也又曰陽氣潛藏皆舉經文而申明之所謂傳也子夏  
之傳喪服公羊穀梁之傳春秋毛公之傳詩皆用斯體  
夏小正之有傳亦其類也獨左氏傳則不然蓋左氏非  
傳春秋也孔子欲作春秋先聚寶書及春秋成而寶書  
皆糟粕矣所謂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然諸書所載皆  
本當時國史二百四十年事實具在於斯其聚之也既

難其棄之也亦可惜於是左丘明乃編纂之潤色之自成一書與春秋本不相涉閒有舉經文而釋之者不過竊聞緒論一知半解依附聖經以自尊寵微言大義非所聞也所采取不盡者別爲外傳卽今國語是矣左傳序正義述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其爲表裏可知左氏當日亦自有蒐羅采輯之功是故孔子之作春秋探驪而得珠者也左氏之傳皆鱗爪也公穀之徒發明經義譬猶焦明翔乎寥廓也若左氏者所謂羅者猶視乎藪澤也然其文章靡麗敘述詳明遂爲史

家之鼻祖雖不附春秋而其書自不可廢由是相承傳注之外別有紀傳之體史記平原君傳徐廣注引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是戰國記載已有傳之名而太史公史記遂有列傳矣故愚謂左傳者當列之史記之前使成一史不當廁之春秋之後強名一經也

何劭公說公羊有託王於魯之說學者多不信之然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爲天子之事則何氏之說固有所受之矣竊謂自宋以來儒者舉不識春秋之義惟蘇明允獨得之其論春秋曰有善而賞之非曰吾賞之魯賞之也有罪而罰之非曰吾罰之魯罰之也魯

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予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予魯也此卽黜周王魯之說蘇明允於春秋亦非專家未必得公羊簡法而所言如此不謀而闇合足徵其學識之超羣絕倫矣近時孔髯軒固篤信公羊者而於何氏託王於魯之說顧不謂然未免買櫝而還珠也

隱公不書卽位雖三傳異辭要皆以爲攝耳其實不然也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以是言之春秋託王於魯魯之隱公其猶周之文王乎文王雖受命改元然必待武王而後定鼎乎郊廓是

故隱公之不書卽位示開創之始王業未成也春秋二百四十年皆託王於魯以寓一王之大法非爲十二公作載筆之史其託始隱公不書卽位自有大義區區以爲成公志小矣是故春秋始于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卽位見創業之難終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見太平之應自來言春秋者未見及此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然由周而上溯堯舜禹湯之興其數皆不合孟子此言何所受之歟竊意孟子深於春秋如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皆深得春秋之意五百

年王者興蓋亦春秋師說也何者春秋託王於魯魯自伯禽受封其薨年不載史記徐廣集解引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嗣後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三十年竝見史記魯世家上溯武王克殷六年而崩下加春秋二百四十年爲五百五十一年而春秋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定哀之閒文致太平見王者治定適當周興五百年之後是故五百年而王者興乃春秋家說而孟子述之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不可知之謂神然則聖人之上又有神人乎及讀周易而知其果有之也繫辭傳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卽所謂神人也夫聖人憂民者也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若夫神人者人而天者也使堯而爲天必無九年之水矣使湯而爲天必無七年之旱矣水亦憂旱亦憂堯之所以爲堯湯之所以爲湯也水亦不知也旱亦不知也天之所以爲天也此神聖之別也百里奚事當孟子時已不得其詳故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

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止以空言反復辨論  
實無以折服好事者之心也夫秦穆之功不大乎齊桓  
則百里奚之賢不過乎管仲孟子不爲管仲而何子百  
里奚之深也蓋戰國時惟秦爲強而秦之強自穆公始  
故百里奚在戰國時甚見尊重商君相秦視堯舜禹湯  
無足法者而曰吾孰與五穀大夫賢可知當時之重奚  
也萬章一篇首論舜次禹次伊尹孔子而以百里奚終  
焉孟子其未免乎戰國之見也夫  
孟子去齊有欲爲王留行者不詳何人趙注謂是齊人  
之知孟子者然據下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

不聽是稱孟子爲夫子而自稱弟子與公孫丑所云夫  
子當路於齊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稱謂相同又下文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是  
孟子與之言自稱長者與孟子語樂正子舍館定然後  
求見長者乎稱謂亦相同然則此客必是孟氏之徒留  
仕於齊國者非泛泛然齊國之人也按趙注益成括嘗  
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于齊竊謂趙氏此注  
必有所受之留行之客或者其卽益成括乎受業不終  
仕齊又見殺故不著其名意其所言必欲孟子暫留而  
自見齊王說之使復用孟子若然則非如穆公之有人



乎子思之側而反如泄柳申詳之有人乎穆公之側矣  
故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也

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也檀弓記子游之知禮則以曾  
子爲不知禮子產子大叔皆鄭國賢大夫也左傳記子  
產之敏則極言子大叔之不敏文章高下相形抑揚過  
甚古人屬辭亦往往不免孟子稱曾子養曾皙必有酒  
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  
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  
夫曾元雖不如曾子之大孝亦不失爲賢者何至吝惜  
酒肉欺謾其親且旣曰亡矣又以復進其父見詰何辭

以對雖兒童之見不出於此而謂賢者爲之乎蓋傳者  
以曾子養志曾元養口體兩兩相形非可以爲典要後  
之談士奮其舌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春叢  
零葉抑又無足怪矣

魯人爲長府鄭注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夫藏財  
貨之府非如苑囿之可爲游觀如其未壞必不故作壞  
而改作則無可議竊謂魯人之爲長府季氏意也考之  
左傳昭公之攻季氏實居於長府然則季氏之改作長  
府猶趙簡子之欲毀晉陽之壘也趙簡子不云乎吾見  
壘培如見寅與吉射也季氏之見長府不亦如見昭公

乎且非特此而已魯一國之眾過長府之下皆指而目之曰此昔吾君昭公所居以攻季氏者也忠義之士必有太息流涕者而季氏子孫不得安枕矣此季氏之所以必欲改作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論讀仍爲仁夫舊貫何以言仁蓋動其不忍之心也舊貫可愛舊君獨不可思乎此孔門之微言而魯人傳其舊讀惜乎鄭君之不知從也其後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夫孔子之聖而躬爲季氏吏由賜之徒仕季氏者多矣豈閔子而以仕季氏爲恥且辭之則已耳

何必有汶上之言疑此事亦在昭公遜齊之年汶上自魯適齊之道示將從故君於齊耳

春秋之義微者書人論語所書有門弟子有門人門人亦微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而夫子曰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臣與二三子別而言之則門人之與門弟子固有異矣蓋雖同列門牆而行輩較晚未敢抗行故從微者之例稱人如云門人不敬子路又云子出門人問曰非微者而何孟子學於子思之門人至今迄不知孟子所師爲何人師不必賢於弟子信夫

莊列之書多寓名去冥參寥之倫哀駘它叔山無趾之  
儔觸目皆是疑於以文爲戲矣不知此在古立言者自  
有此體也雖論語亦有之如長沮桀溺是已夫二子者  
問津且不告豈肯以姓名自通於吾黨昫昫原隰在水  
一方夫子與仲氏又何從諮訪其姓名哉特以二人各  
有問答之詞不可并爲一談於是爲假設之名以別之  
曰長曰桀美之也桀猶傑也曰沮曰溺惜之也言其沈  
淪而不返也以爲二人之真姓名則泥矣嗣後文人沿  
襲斯體不廢翰林子墨鬪賦家之瑰辭元微鏡機踵楚  
客之故調夫固有所仿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書不可盡信凡書皆然  
雖孔孟之書亦有然者何也夫以一人之事今日爲之  
而明日筆之於書已不能保其曲折之必合矣況待之  
數十年之後而成之他人之手乎是故孟子葬母猶前  
日事而已適反於齊遂使千載下疑孟子不行三年之  
喪此記述之過也孔子之於陽貨其始也禮可以不見  
則拒而不見其繼也禮必往拜則從而往拜亦準之以  
禮而已乃適值其亡又適遇之塗此皆事之適然者也  
必謂聖人時其亡而往拜之此婦人女子之所爲豈聖  
人而出此乎且使夫子登陽貨之堂而與之見其相與

問答者亦不過如下文云云應之曰諸吾將仕矣豈復有他語哉見之家與遇之塗在夫子無損益也然則孔子何畏乎陽貨必時其亡而往拜之哉此亦記之過也傳聞至孟子時并謂陽貨矚孔子亡而饋豚孔子矚陽貨亡而往拜遂使孔子與陽貨同出於矚誣之甚矣夫孔孟之書且不可盡信然則二十四史中記載之失真者可勝道乎讀史者乃卽其事實以論定其爲人吾恐古人之負屈而不自白者爲不少矣

湖樓筆談一

湖樓筆談二

德清俞樾

第一樓叢書之九

儀禮士昏禮媵御沃盥交鄭注曰媵謂女從者也御謂壻從者也媵沃盥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或疑壻之從者不知以何人爲之愚謂此亦婦人也蓋以隸子弟之妻妾爲之觀下文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使御非婦人何得入室而受婦所說之服乎又觀下文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醕之雖無媵媵先使御非婦人何得與媵同餽豈男女襪坐履舄交錯如滄于髡所云乎其下云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曰送者女家有司也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可見婦之從者亦有丈夫則壻之從者何必無婦人乎古人制禮原本人情必無不近人情之禮也

儀禮諸篇皆題曰禮獨大射篇題曰大射之儀按禮記正義云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然則此經流傳題目不同其稱曲禮者每篇應題某禮其稱威儀及動儀者每篇應題某儀

暨乎禮經崩壞學者從煨燼之餘鈔撮成書稱儀稱禮各從其舊故合而名之曰儀禮今存者止十七篇稱儀者止大射一篇遂莫能言其故矣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儀禮雖有十七篇之數而既夕篇即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篇即少牢饋食禮之下篇則止十五篇耳且惟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士喪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此六篇實為士禮若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少牢饋食禮此八篇非士禮也喪服一篇言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亦不專屬士也然則今之儀

禮未必卽高堂生所傳之士禮矣或者高堂所傳又有遺佚後人就禮古經五十六篇內刺取以補之而又不  
足乃分士喪禮及少牢饋食禮爲上下篇以合十七篇  
之數耳

經典釋文曰古有六經謂之六籍滅亡既久今亦闕焉  
竊謂六經之名雖本於禮記經解篇託爲孔子之說然  
而樂實無經也樂記之文卽載禮記之中大司樂之職  
卽爲宗伯禮官之屬樂章卽在詩三百篇內然則樂何  
經哉至於鳧氏爲鍾鐸人爲臯陶磬氏爲磬其制略見  
考工記特工師之事耳樂云樂云鍾鼓云乎晉書樂志

曰河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  
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文選注引琴操曰古琴有詩  
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蓋三代遺聲瞽瞍  
傳習猶有存者班固言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  
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此類是矣譬之以禮所謂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也孔子正樂不外於雅頌之得所初未  
嘗別爲一書吾故曰樂無經也

三禮之次當以儀禮居首禮記次之周禮一書未必周  
公所作卽果出周公亦周之官制耳非禮經也漢世初  
出本謂之周官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

爲周禮然東漢時馬融作周官傳鄭康成作周官注未嘗竟曰爲周禮也後之學者以鄭氏所注儀禮禮記周官通稱三禮於是相沿至今矣附之儀禮禮記之後庶幾得宜陸德明作經典釋文乃以周禮冠首曰周爲本儀爲末抑何到置之甚又爾雅所以釋經宜次經後老莊子書不得先之陸氏先老莊後爾雅亦所未詳也爾雅爲周公之書而有張仲孝友之文學者疑焉余謂晉人羸入也晉大夫張老卽張仲十三代孫見困學記聞所引張氏譜其子孫在晉故述其祖德附之雅訓以爲光榮且如釋山篇曰梁山晉望也此晉人增益之明

證不然何國無望而獨舉晉望乎釋獸篇秦人謂之小驢夫方俗語言不可勝載周公何意獨載秦語乎此亦晉人爲之蓋秦晉壤地相接而又昏姻之國秦人之語耳熟能詳帖畢之士附載異聞相承至今莫能刊削矣春秋時晉最强人文亦最盛古書流傳往往經其附益逸周書未載師曠見王子晉事竹書紀年以晉事終皆此類也

晉穆侯名其二子曰仇曰成師蓋皆美名左傳載師服之言乃有嘉耦曰配怨耦曰仇之說此好事者爲之爾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周南兩言好仇大雅言仇方

毛公皆訓匹與雅誼合怨耦之說非古訓也鄭君用左傳以易毛義殊爲失之春秋時人好因字義橫生議論如論畢萬之後必大則曰魏大名也論鄭文公賤妾燕姑則曰姑吉人也魯人毀中軍於施氏成之臧氏蓋取施音近弛有弛毀之義臧則善也衛侯爲虎幄求令名者與之始食太子請使良夫良亦善也若此之類甚眾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爲魏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則并以之說經雖公羊師說未敢信也周易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輔嗣注曰爲師之始齊眾者也齊眾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

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然則王氏所據經文當作師出不以律若無不字則義不可通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其師出以律四字乃先明律之不可失其云失律凶也方是釋經文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之義今經文奪不字卽涉傳文而誤耳唐郭京作周易舉正乃見不及此然宣十二年左傳引周易正作師出以律否臧凶且釋之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則又似以否臧連律字讀者律否臧猶云律不臧也夫孔子作傳但言失律之凶不言律有



臧否左氏晚出先儒致疑其所說經多違經義鄭君箋詩好以左傳易毛公舊說愚竊非之所說律否臧之義未足據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聖人之言如此而已至六十四卦與期之日初不相當後儒必以卦當日乃以一卦當六日四分則六十卦已盡暮之日而四卦無用於是以此震離兌主二十四氣不在六十卦之列此京房之說已牽合難通而焦氏之法又以一卦直一日自乾坤至既未濟盡甲子至癸亥六十日六周而得三百六十日以坎離

直夏至冬至震兌直春分秋分不在六十卦之列魏伯陽之法又以一爻直一時兩卦直一日依序卦次第輪直而以乾坤坎離爲橐籥不在六十卦之列凡此之類雖漢人舊說皆曲學小數無當經義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而又相之此匹夫匹婦之所羞而孔子顧不之罪何哉曰此三代以上之見聖人公天下之盛心也夫古之君臣非猶夫後世之君臣也天子不能獨治其天下於是乎有諸侯諸侯不能獨治其國於是有大夫天子之有諸侯非曰爲我屏藩也諸侯之有大夫非曰爲吾臣僕也自天子諸侯以至一命

之士抱關擊柝之吏各量其力之所能任以自事其事  
以自食其食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無非天也天之生  
管仲使之匡天下也天何私於齊而爲齊生管仲哉管  
仲亦何私於齊而以齊霸哉使齊不用而魯用之則以  
魯霸可也魯不用而之秦之晉之楚之宋則以秦霸以  
晉霸以楚霸以宋霸可也夫且無擇於齊而又何擇乎  
小白與糾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孔子歷說七十二君  
皆是道也至後世則不然君之視其國如農夫之有田  
臣之於君若傭焉而受其直於是齊王蠋之言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人人奉之爲天經地義一犯此

義則匹夫匹婦皆得而笑之雖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曾  
不足贖其豪末之罪而孔子之言遂爲千古一大疑嗟  
乎此古今之異也古人官天下後人家天下也是故孔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孔子之言官天下者也程子  
曰小白兄也子糾弟也故管仲可以不死程子之言家  
天下者也

周官閭胥掌其比躡撻罰之事注曰躡撻者失禮之罰  
也躡用酒其爵兕角爲之撻扑也夫躡之與撻其事異  
矣記曰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酒豈所以爲罰

者哉然而閭胥之鱣則無異於撻且先鱣後撻是鱣之  
更甚於撻之也嗟夫聖人治天下使民日遷善遠罪而  
不自知者其恃有正道乎蓋撻之爲罰齊之以刑也民  
免而無恥也鱣之爲罰齊之以禮也有恥且格矣古三  
代盛時其里巷細民皆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恥爲非由  
上之人先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上以  
盜賊待其民而民亦以盜賊自待桁楊日敝奸宄不息  
烏呼桁楊之爲用不如一鱣矣  
家富子壯則出分說者以爲是秦人之惡俗以愚論之  
天地之生人固日分之勢也一父母而生子一子又

各生子二以至於無窮而不可究詰乃必欲聚之一宮  
常如一父母之時其勢豈可得哉昔周初分魯公以大  
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綉茂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姑洗雖  
在王室懿親不能無分也况庶族乎詩曰既有肥羜以  
速諸父甯適不來微我弗顧此分之見於詩者也若使  
無分則諸父何速焉而又何來與不來也禮內則篇曰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  
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  
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

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此分之見於禮者也若使無分則將何獻焉而又何入與不入也是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仁之至也分別義之盡也仁且義人之道也世有以累世同居爲美談者殆高世之行而非所謂中庸不可能者乎

內則曰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鄭注曰衰老無嫌夫夫婦之閒何嫌之有必至七十然後同藏無閒則伉儷之恩薄室家之道苦矣且唯之爲言取必於是時者也然則七十以前固不可七十以後亦不可歟唯及七十於義難通反復思之鄭注殆誤據表記篇唯天子

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竊謂此唯字與彼不殊亦當爲雖夫婦之禮雖及七十同藏無閒明不以衰老而見疏外也下文曰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兩文相承義亦一貫見夫婦之禮雖及七十同藏無閒妾則不必然矣然未至五十亦必與五日之御亦不以衰老而見疏外也若如鄭注則上言夫婦主於有別義之事也下言妾御主於有恩仁之事也兩節判然有如冰炭不當以故字承接而下矣須知雖及七十妾雖老兩雖字本屬一律下雖字作雖而上雖字作唯古書假借往往有此注家不達遂失經旨且使人厚於妾而薄

於妻有關世道者甚鉅豈有同牢合巹之夫婦而各私  
所有儼分畛域者乎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因筆之  
此以告薄俗

內則一篇多言飲食之事豕宰所屬首列飲食之官人  
子之於親人臣之於君所宜致謹者其無先於此乎鄉  
黨記聖人之事亦於飲食加詳焉是故飯疏食飲水樂  
在其中者孔子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亦孔子也或  
疑二者之相悖則固不然夫飯疏飲水之中亦自有精  
且細者存薄乎云爾必非鹵莽滅裂也  
商自成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可謂盛矣其國

祚雖不如周之久然至紂而後失之自紂以前固未失  
天下也周之天下則不待王赧而早失矣孟子曰三代  
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以  
今言之孟子之時猶周代也而孟子已與夏商等視蓋  
自平王東遷政教不行浸淫至於戰國并虛名不復能  
保其失天下固已久矣特未亡國耳古者天子諸侯各  
君其國各子其民故天下之所歸往則謂之王者則謂  
之有天下若其德衰號令不足以及天下則仍是一國  
而已矣後世不達此義殘山賸水猶擁虛名作史之人  
務存忠厚奉蜀漢爲正統列昷昷於編年凡此之類非

古義也

周自成康以降惟穆王宣王稱盛焉以詩書考之穆王有書而無詩宣王有詩而無書詩書其相表裏歟然二王實皆非賢君太子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且云爾穆王無論矣穆與繆古字通非美諡也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周穆王之諡殆與秦穆公同以其盤游無度故立此號歟

春秋時卿大夫多得美諡文武成康布滿史策樂盈見殺猶稱懷子荀寅被逐猶稱文子他可知矣靈子厲子固無聞焉乃其時諸侯往往有諡靈若厲者寬於其臣而嚴於其君何歟公叔文子之請諡也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古者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以必有以易之其生也既為令名其死也宜為美諡若人君之名既非所得稱又何待乎易則其諡也非以易名固以表行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周公之制莫之敢紊君臣諡異職此之由後世若王福時爭許敬宗之諡持論雖正於古義其猶未達乎

春秋書弑其君及其大夫者三曰孔父曰仇牧曰荀息

乃據左氏傳宋萬之弑閔公也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然則太宰督與仇牧同  
死春秋書仇牧而不書督何歟曰督亦弑君之賊也萬  
弑閔公督弑殤公督亦萬也以萬殺督猶以萬殺萬也  
又何書焉夫人臣莫難於以身死其君以身死其君而  
不足以贖其弑君之罪春秋於君臣之獄嚴矣

春秋書初獻六羽竊有疑焉古有六佾八佾之文無六  
羽八羽之說變佾言羽於古無徵且舞有羽舞有干舞  
言羽遺干於義未盡杜預曰公問羽數故書羽則因一  
時問答之詞而變三代沿襲之號其文則史當不其然

何休曰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  
事獨奏文樂也乃左傳又云將萬焉萬則武舞矣劉炫  
曲爲之說終不可通愚按大司徒職之羽物考工記之  
羽者皆謂禽也春秋六羽卽周官庖人所共之六禽鄭  
司農說六禽曰鴈鶉鷓雉鳩此必有所受之初獻六  
羽謂始其此六禽也雖於經師舊說無所依據滄遇東  
三傳而獨抱遺經者或亦有取乎

莊二十八年冬築鄆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  
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說殆非也古人於形勢  
險阨之處輒因其地勢而築之以資守禦易稱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是也孟子言爲高必因丘陵是知古人固  
有因丘陵而爲高之法春秋書築郿其謂此乎漢書武  
帝紀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  
奴之寇又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是  
卽古之遺法余從前奉使行河陝聞見兩面土山若立  
壁然蓋皆古人所築以爲險固者至今猶存也

魯無風而有頌何也曰孟子稱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  
與春秋自相表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春秋  
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絀夏親周故宋  
又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

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  
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  
統也然則魯無風而列於頌正春秋託王於魯之義其  
有周頌有商頌所謂同時稱王者三也有商頌而無夏  
頌春秋絀夏之義也

孔子魯人七十子亦大半魯人乃微言大義傳至今者  
則往往出於齊人如公羊子齊人也春秋一經賴以粗  
明穀梁不過掇拾補苴左丘明固不傳經所弗論也漢  
初詩有三家而齊詩之學獨存異義六情五際皆出齊  
詩漢書翼奉郎顛兩傳略見大指惜後學失傳毛義孤



行使聖人刪詩之舉僅同徐陵之編玉臺新詠王安石  
之選唐百家詩而制作之微意不可復見矣齊論多問  
王知道二篇不知其語云何必有精語惜其不傳孟子  
譏公孫丑曰子誠齊人齊實未可輕也  
論語微子一篇似乎凌襍不倫細讀之乃一篇如一章  
也以殷有三仁始以周有八士終首尾自成章法其論  
殷三仁以微子爲主微子喟然竟去似視箕比有愧乃  
孔子並許爲仁明居亂邦者有可去之義也下載柳下  
惠之言主於不去然其下兩書孔子行則孔子固去矣  
以後書接輿事書沮溺事書丈人事皆孔子去後之事

而以逸民一章繼之逸民之中柳下惠存焉而孔子曰  
我則異於是明孔子異於柳下惠正見柳下惠之不去  
不如孔子之行也前後相應幾於天衣無縫矣於是又  
載大師摯諸人之去國亦明可去之義而終以陽襄之  
入於海別有天地非人閒矣使自此竟止殊有江上峯  
青之歎乃又載周公謂魯公語而以周有八士終之以  
見幸生開國之初濟濟多士爲邦家光殷三仁何其可  
悲周八士何其可樂也此曲終奏雅也  
大學中庸雖孔氏遺書要是七十子後學者所爲列之  
論語之前似乎未安孟子舊在諸子中太史公以孟荀

合傳最爲有見孟子一書敵荀子則有餘配論語則不足乃自考亭以後學者奉四書爲定本矣宋錢時撰四書管見十三卷四書者一論語二孝經三大學四中庸先論語而後學庸有孝經而無孟子似較考亭爲有見也竊謂元明至今祧高密而彌新安漢唐相承之舊學爲之一變說易則信先天說詩則疑古序有識之士未敢苟同惟枚書之僞實始獻疑爲一大功不可沒耳論語正義云此書所載皆仲尼應荅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竊謂答述曰語雖本鄭君周官注然論語得名未必

以此禮記樂記曰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疑古史記載自有語名牧野之語乃周初史臣記載之書也左丘明著國語亦因周史之舊名孔門諸子論撰夫子緒言而名之曰語固有所仿矣

自四書章句集注行而古注束高閣矣其中亦互有得失未可一概而論如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注以爲二事而今一之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古注以爲一事而今二之如此之類不妨竝存乃如子張篇載子游之言曰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此說固自無弊考亭不從別爲之說曰致極其哀不

尚文飾也是考亭之意必以爲勝於舊說矣乃又曰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夫易古人無弊之說爲有弊之說而反以有弊爲古人罪竊不知其何意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趙注曰介大也此說得之人惟已小而物大於是物之臨我者不必其果大也而視之皆厯然矣顛倒眩惑失其所守復何怪焉若柳下惠者已大而物小彼視千駟萬鍾猶簞食豆羹也視萬乘之卿相猶褐之夫也三公雖尊曾不足當其劍首之一映我自有大於三公者存而豈以三公易我之

大也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近解曰介有分辨之意則經經然小矣且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乃言其有分辨與孟子平日推重展禽殊不合也

周襄王謂晉文公曰若猶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夫晉爲唐叔之後亦是姬姓卽使改物豈能更姓襄王此語似乎失詞不知此乃古義也晉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又曰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又曰昔少典取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若然則

父子兄弟不必一姓使周德衰而晉有天下不妨自爲  
姓以別異於周不必其爲姬姓矣

千乘之國馬包異說當以包說爲長子路曰千乘之國  
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蓋子路所說者百里之國  
故冉求從而遞減之爲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從馬說千  
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似過大矣大  
約古人言百里之國便爲大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六尺以極小言百里以極大言不極  
小不足見託孤之難不極大不足見寄命之難後人生  
大一統之世提封萬里遂覺百里之地小若彈丸此古

今之勢異也

實始翦商子孫之辭也在太王當日不特無其事并無  
其意然周人追王自太王始則不得不以周之王業爲  
始於太王周自此始商自此止矣故曰至於太王實始  
翦商後人不達或欲據爾雅訓翦爲勤非也

周魯皆特立姜嫄廟疑於有妣而無祖余謂姜嫄者帝  
嚳之妾也而實生后稷以其爲周人之所自出故不可  
以無廟以其妾也故不敢以配嚳而特立廟以祀之嘗  
作釋姜嫄一篇存賓萌集中及讀搜神記齊惠公之妾  
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

於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鷓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曰無野是爲頃公然則頃公之生與后稷同蕭同叔子是惠公之妾則姜嫄是帝嚳之妾明矣頃公事雖不足信要是依附古事而爲之可取以爲證也

曲禮曰勞毋袒知袒是不敬孟子言袒裼裸程亦是極言其不敬耳乃禮又云非有敬事不敢袒裼學者疑焉余謂袒裼自是大不敬之事而有時不得已用之至敬之地如祭禮君袒而割牲夫割牲非袒不可也若非割牲則不敢袒是謂非有敬事不敢袒裼與勞毋袒之義本是一貫無庸曲爲之說也

古人宮室之制自李如圭以後考之略備矣惟北堂之名竊有疑焉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鄭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夫房中爲地幾何如賈氏疏棟北一架爲室南壁則室之深止五架之一耳乃分前爲房後爲堂乎且堂之與室有墉以閉之室之與房亦有墉以閉之若房與北堂則無墉也無墉則以何者爲節乎愚謂北堂東房一地而異名以其對西房而言故謂之房然西房有北墉而東房無北墉故西房無堂名而東房有堂名曰北堂者對前堂而言前堂南嚮此則北嚮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云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

卽是房中禮有明證其爲一地而異名明矣鄭君云房中半以北失之余從前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嘗作東房西室圖猶泥鄭說也

詩人之詞何其微而婉歟如芄蘭刺惠公也惠公之惡豈勝言哉詩則曰垂帶悸兮說文曰悸心動也引申之凡物之動者皆可以悸言之其垂帶悸然常動則其舉動之無節可知矣所謂驕而無禮也而毛傳乃云悸悸然有節度未得詩意也如狼跋美周公也周公之德豈勝言哉詩則曰赤舄几几說文曰擊固也讀若詩赤舄擊擊是几几本作擊擊其義爲固足容嚴重故擊擊然

而其處變如常亦可見矣所謂不失其聖也毛傳但云几几絢貌亦未得詩意也烏呼說詩如毛公而尙未能盡得詩人之意千載而下推求字義反有得焉小學之有功經學豈不信夫

詩書之義蓋有同者史記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是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序並云刺幽王也其信南山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正義謂四詩皆思成王夫周人經幽王之亂而思成王猶殷人當小

辛之衰而思盤庚也然思盤庚而作盤庚三篇不及小  
辛也思成王而作楚茨諸篇不及幽王也此古人立言  
之微婉也是故楚茨諸篇言雖美盛意實悲涼正如白  
頭宮女閒說元宗聞者爲之起舞而言者涕淚盈掬矣  
後人不信序說但泥文詞將詩人言外之意付之悠悠  
於是諸詩味同嚼蠟矣

讀詩不可忽略於一字之間如云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夫門有四而獨言北者以北門背明而向陰也此毛義  
也又如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夫道有左右兩畔而獨言  
右者右亦陰也此義毛鄭均未及也采芣篇首章云采

芣采芣首陽之巔次章云采芣采芣首陽之下則山之  
上下已徧及矣三章云采芣采芣首陽之東夫山有四  
面乃獨言東者東爲震方震爲長子故太子居東宮明  
讒人之言切近太子此詩刺晉獻公之信讒蓋爲太子  
申生發也不然詩人之詞豈苟且趁韻而已哉

湖樓筆談二

